

黔南叢書

第六集第九冊

定齋先生猶存集目錄

卷之五

記序論

觀德亭記

重修玉螺山記

重修安平縣學記

獅山山園記

重修貴州西會館記

順德府普濟堂留養田記

昏禮辯正辭

淫詩辯

趨避論

破俗論

黔論

論吏治之弊

方孝孺論

養生論

定齋先生猶存集卷之五

孫男若疇編任邱褚龍祥校

記 辭 論

觀德亭記

代先君

豐邑鮮佳山川無遊觀之樂而官舍卑濕湫隘余承乏茲土晏然者三年今年春相其西偏之隙地勢縱以長遂除其荒榛飭其四垣榜植美木嘉卉因其高屹爲亭而名之曰觀德客謂予宜爲之記余原夫古者卿士大夫鄉飲酒之禮必校射而歌詩以爲之節所謂志正體

直以觀德行者此也迨其後鄉射不行學士大夫罕習其事而材官蹶張又徒以貫革爲雄而角勝負遂若專屬於武而禮射之法浸以衰熄非一日矣夫君子爲學先變化其氣質又將游藝焉以適其趣而進於道則射固可以不習乎且射雖一藝之微而其義在乎反已其道貴乎不爭反己則自治專而心不馳不爭則從容不迫而事有序古先盛王所以整躬率物而道民於和平之化者其致一也其爲義又豈淺哉豐之俗薄義而好爭余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也記曰事之近禮樂而可數

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余將舉而行之鄉飲酒禮之間使豐之人士明乎長幼之序習乎進退周還之節其有以更其舊而進之燕譽之美焉未可知也故既援射以答客之請又推乎射之可通於治者以明吾所爲樂與二三子雍容揖讓乎其間也

重修玉螺山記

玉螺山者吾祖希聲先生隱居之所也山形嵒崿縹曲而深有螺之象或曰山罅吐泉有螺乘之色白形橢厥名肇稱吾祖以經濟才遭世變不克見用平生耽佳山

水遊歷徧滇蜀楚粵愛此山雲壑之勝乃築十數楹爲
樓以面山羅之花竹環之松杉託物比興發其浩歌今
所藏玉螺山集是也自吾祖歿洎今廿有五年雨墮潦
毀零落穿敗竹木剪伐強半孫浩悵先澤之就湮也爰
撤舊材得十之三增益更易因舊基爲屋三楹於上而
結軒於下屬以長廊其爲間者九芟除荒穢灌溉嘉植
遂還舊觀其軒窗高敞極煙嵐之變幻覽平川於指掌
蓋風景不殊而耳目頓易矣於是諸父羣從咸聚而落
成之族叔祖吉甫言於衆曰吾之不夢希聲公廿餘年

矣疇昔之夜與之偕來於此如平生意徜徉若自得者
嗚呼其信然耶以一山而更新之而神之降鑒若此况
乎立德行誼紹先人之緒業者哉今予弟集生率子弟
讀書此山中意在屏絕章句求古人所以用心者且曰
凡吾族人暨後之子孫其有志於學而欲得僻地以卒
業者其皆可來於此也其志可尚也已抑余聞之凡古
人之學皆將有以用之也其不獲用而退老於山巔水
涯之間蓋皆其不得已者然則今之學亦唯是求其所
以可用者而可乎若夫徙倚憑眺流連光景徜徉肆志

以自放廢所謂業荒於嬉玩物喪志者非所以承先志也則皆以余言爲然遂書之以貽後人

重修安平縣學記

代同年王志山學使

今天子御極之二年親詣太學行釋奠禮乃頒生民未有御額於各省學宮又勅所在有司隨宜修葺煌煌乎重道崇儒之盛千載一時猗與休哉其年三月某奉命視學黔中巡歷各郡縣所至學宮皆以時蠲除黜糲罔或惰厥守又歎聖天子德化之隆無遠弗屆風流而令行也安平舊有學在城中後移於東郊兩墮

潦歿傾圯殆盡余同年進士晉江顏君來宰是邑與其
紳士謀更新之事在顏君所自爲題名碑記中旣落成
以間問記於余夫黔皆崇山峻嶺而平邑獨多沃野學
宮直治城東平川鱗紓諸峯迴合土之登申乙科者嘗
不乏人形家者言謂地靈乃爾其信然耶先是金壇于
君采以名進士來宰是邑有道德而能文章者也課士
不倦士率其教皆質朴勤學余同年檢討陳君定齋亟
爲余稱之今顏君又以名進士宰是邑溫良慈惠民之
歌其德服其教者與于君等以爲皆可祀之瞽宗者以

一小邑而兩得賢人君子爲之師長以養以教亦何幸
與凡教之法貴於漸且久而良有司不常有是以難也
今平邑獨數得賢人君子爲之師長而顏君適繼于君
之後教其質朴勤學之民今方新其學宮使諸生以時
習禮觀升降揖讓之容讀書講學其中則余所謂漸且
久者將於是乎在其教之成焉必也余有造士之責既
不能躬與郡邑之士相與講切又不能使郡邑之有司
皆若顏君者以教之是以獨嘉顏君之能舉其職而竊
爲平邑之人士幸也自今以往士其益務無怠於學顏

君勿鄙棄其民而幸終教之本傳往以發微言之奧敦
行誼以爲風俗之本育人才以備國家之用余於試士
之暇得拜手以觀厥成以共承聖天子崇儒重道之化
是又余之幸也夫因書之以復顏君且示諸生而告後
之繼顏君而宰是邑者

獅山山園記

邑之北郭有山形若臥獅山以得名山之麓余家初祖
之墓在焉地平曠而蒼蘚蒙翳泉伏草萊沮洳浸淫蕭
然荒墟也伯父宜菴公有分地其下一日徘徊於此慨

然曰是可墾而田可廬而居也地之屬於族人者歸其直益旁拓之丙午歲遂肇厥謀剗奧草刊惡木去堙鬱發亢爽決其泉溜然而清汨汨下注乃夷高增卑剗方旋圓伐竹篳木轉石運甓身操畚鍤與諸傭伍先日而往見星而還如是者二年而田成凡若干畝又一年而屋成凡若干間是以勤矣田之上畦而爲圃圃之上峙而爲亭亭俯池環若玦焉由亭而上石逕盤迂及山半有壁凹然中楞因鑿而爲洞深廣數尺冬溫而夏涼環亭與洞蒔花竹幽香時來疎影自移洞之高可眺數十

里繞郭諸峯隣日出沒於雲霧本靄之間時攜諸孫坐
臥其中客至開樽酌園蔬烹山茗輒然一笑又何其樂
也公曰汝其爲我誌之法固請曰凡人之績其勤苦而
始有所成就者未有不優游以享其報者也昔之爲此
非一日矣造物者其以是爲晚歲之娛耶公曰固也雖
然吾之爲此凡以適吾性焉耳夫見以爲苦則事不終
就以爲樂則業終廢昔吾之拮据於此也人以爲勞然
課耕之餘一樽相勞月下荷鋤田間視水吾何往而不
樂今者田園已易嘉楠向榮有客戾止載笑載言可以

移情可以永自然事無鉅細未嘗不經于心每未雨而綢繆其又可荒於嬉耶法拜而起瞿然曰有是哉樂之無往不存而動之不可終釋也其與碌碌者同行而異情耶其異於世之放廢爲高者耶其在詩曰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又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其是之謂乎後之人觀公之勤則有以知成立之難觀公之樂則有以遠於俗而進於道其所以承先志而光大其前徽者於是乎在因誌其語以俾後人

重修貴州西會館記

彰儀門三里而近大興某氏屋質之京卿賀潛園潛園告歸遂以爲今館某氏中落不能歸其故業余同年姜君啓東時適在京師增其買直另立契券其爲屋南向者凡九間東西廂共十間視他館爲深邃宏敞矣黔遠在天末士人之遊於京師者嘗少今上御極以來拔用人才不拘成格於是四方之士雲蒸霞蔚輻輳京師吾黔之以揀選拔貢推舉來京者不下數十輩館無廬室雍正八年八月地震東南皆安堵而西北爲甚西館適當其衝屋壁盡頽壞簷或傾圯居於館者露處一晝

夜櫳屋於外時啓東將歸黔周視慨然曰余不忍前功之盡廢也解其裝得百金屬李醒齋庶常宋爾在江次垣孝廉俾釐厥事於是正其欹斜易其斷折拔度之約核之勦堊之閲月餘而工竣頓還舊觀館之人士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羣頌啓東之好義樂施謂予宜爲文以誌不朽程叔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啓東嘗爲余誦斯言以謂天下事須人爲之士患不得爲又患不肯爲觀啓東之拳拳於斯館爲吾黔羈旅之人謀所安其志可知矣且啓東非贏於財者况其得爲